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七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書三

書贈韓瓊秀才 宋黄庭堅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

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然後嘗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讀史之法考當世之盛衰與君臣之離合在朝之士觀其見危之大節在野之士觀其奉身之大義以其日力之餘玩其華藻以此心術作為文章無不如意何況翰墨與世俗之事哉

書贈王長源詩後 黄庭堅

王長源安貧好義簞食瓢飲妻奴不免饑寒而未嘗作可憐之色向人夫人能自重其在官必能愛民惜當路

未能拭目也相見於京師怱怱不得盡平生朋友之意長源告行會小人年來苦眩不能苦思因而廢詩輙以舊詩十許為贈長源若行登山臨水亦可以代勞歌耳

書贈俞清老 黄庭堅

人生歲衣十匹日飯兩杯而終歲薾然疲役此何理耶男女婚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者正為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

然可復有不足之歎耶

書聖庚家藏楚詞 黄庭堅

章子厚嘗為予言楚詞蓋有所祖述予初不謂然子厚遂言曰九歌蓋取諸國風九章蓋取諸二雅離騷經蓋取諸頌予聞斯言也歸而考之信然顧嘗嘆息斯人妙解文章之味此其於翰墨之林千載人也但頗以世故廢學耳惜哉

書林和靖詩 黄庭堅

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别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横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緣棄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似女色好惡止繫於人

書繒卷後　黄庭堅

少年以此繒來乞書渠但聞人言老夫解書乃求也爾然未必能别工楛也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

常少迯只是俗人耳余甞為少年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老夫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奪此不俗人也平居終日如含瓦石臨事一籌不畫此俗人也雖使郭林宗山巨源復生不易吾言也

書壺中九華石 黄庭堅

湖口民李正臣得竒石九峰相倚蘇子瞻戲名曰壺中九華又有老巫鄒生以三竒石隨高下體著成屏風三

疊余戲名曰肘後屏風疊他日湖中石百怪並出當以此兩石為祖云二石色紺青嵌孔貫穿擊之鏗鏗而視之嶔崟雲雨之上諸峰隱見忽然疑於九十猶五老峰之疑於五六也揭而視俗以求賞音吾見其支醬瓿於墻角也世有出塵之因然後此石為蕭洒緣爾遇者象江太守費數十萬錢自嶺南負載三石比歸妻子不免寒餓未知與此孰賢也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格非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黽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蹴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余故曰園圃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

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書小吳箋　蔡襄

李及知杭州日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郎基清慎無所營嘗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于此乎惟頗令人寫書樊宗孟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

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書韓退之傳後 張耒

有問於張子者操賞罰榮辱以勢臨天下者莫不欲天下勸沮於其賞罰取舍於其榮辱而其勢常有所不行蓋有益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之於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者於德莫如好直於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揭陽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辭一世莫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

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然刊者未畢而磨者至矣是宜沮喪湮滅與時俱亡泯然無所見於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雖退之亦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張子曰是何足怪昔者先王之賞罰榮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欲沮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己之

所好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直取天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汙政其昏惑瞀亂無所取衷好惡可否於一已之私智而濟之以蔽欺之奸何怪乎所沮者人慕所進者人耻與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抑而聲愈振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川乎大木梗之大石捍之排以巨峽廹以高麓而後怒號哮吼聲振百里抑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遏之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怪夫身益

困名益彰也

書宋齊丘化書　張耒

齊丘偽唐謀臣其智特大鼠之雄耳何足道哉其為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德本於清淨無為遣去情累而其末多流為智術刑名何哉夫惟靜者見物之情而無為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者知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於恩恩生於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遣也無情之至至

於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齊丘之道既陋而其文章頗亦高簡有可喜者其言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廢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張耒

自古大臣權勢已降極富貴已亢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為身慮自非大姦雄包異志與夫甚庸駑昏闇茸鮮有不然者然其為慮也實難不憂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亂之所起往往自夫至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

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為緒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況繼之者賢乎郭崇韜於五代亦聦明權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已而莊宗之昏為不足頼也乃為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為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為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湎内聽婦言為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繆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

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諛之士敗於諛好辯之士敗於辯惟道德之士為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哉

書輞川圖後　秦觀

元祐丁卯余為汝南郡學官夏得腸癖之疾卧直舍中所善高符仲攜摩詰輞川圖視余曰閲此可以愈疾余本江海人得圖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閲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川莊泊

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砦絕茱萸沜躡槐陌窺鹿柴砦返於南北垞航欹湖戲柳浪濯欒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碁弈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而符仲亦為夏侯太冲來取圖遂題其末而歸諸高氏

書王蠋後事 晁補之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聖

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刳身戮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顧萬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者不可不道也當燕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菑之地汶篁之疆為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黄金結紫綬論議人主之

前者一日狼顧烏視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為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仁潔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為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義守區區之畫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為之却三十里不敢迎其後燕將軍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之不滅也數為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為將封子以萬家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正女不更二夫國

亡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為虐也與其無義而生故不若烹乃經其頭於木枝自奮絶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於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堿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謀却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為蠋廢書而泣以為推蠋之志足以無憾於

天無怍於人無歉於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特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為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僅足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聶政荆軻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讐而懐匕首袖鐵椎白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為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

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為楚卿慕為秦相不以憮於心太史公猶以其辯智也而為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明淳于髡鄒衍田駢慎到接子環淵騶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為多學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徒者獨不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義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

愚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予所以為太史公惜也

書通鑑後 陸游

周世宗既服江南諭使修守備通鑑以為近於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是比之文王也方是時世宗將有事於燕晉其謀以為若南方有變雖不能為大害然北伐之師勢亦不得不還故先思有以安江南之心又疲其

力於大役使不得動比北伐成功江南折簡可致矣此世宗本謀也遽謂之近于文王豈不過哉然世宗之謀則誠奇謀也蓋先取淮南去腹心之患不乘勝取吴蜀楚粤而舉勝兵以取幽州使幽州遂平四方何足定哉甫得三關而以疾歸則天也其後中國先取蜀南粤江南吴越太原最後取幽州則兵已弊于四方而幽州之功卒不成故雖得諸國而中國之勢終弱然後知世宗之本謀為善也

書賈充傳後

陸游

言一也情則三也其惟論兵乎自古惟用兵最多異論以其有是三者也禍機亂萌伏於隱微人知兵之利不知其害有識者焉逆見而力止之王猛之于秦是也投機之會轉眄已移而常人闇于事機私憂過計馮道之于周是也猛固賢矣道雖闇猶有憂國之心焉至于賈充當晉武時力沮伐吴之舉至請斬張華則何説哉自漢之季百數十年間庸夫習見南北分裂謂為故常赤

辟之役以魏武之雄乘破竹之勢而大敗塗地終身不敢南鄉充之心葢竊料吳未可下因為先事之言以徼後日之福而不料天下之遂一也要之戰危事也以舜為君禹出師不能一舉而定三苗以唐太宗自將李勣在行不能遂平區區之高麗故為充之說者常有利焉此人臣之陰為身計者所以多出於此也馮道不足言矣王猛賈充之論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者可不察哉

書郭崇韜傳後　陸游

後唐莊宗初得天下欲立愛姬劉氏為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莊宗雖出夷狄又承天下大亂禮樂崩壞之際然顧典禮人情亦難其事未知所出群臣雖往往阿諛亡學術然亦無敢當其議者至盧革為相郭崇韜為樞密使崇韜功高迹危思為自安計而革庸懦無所為惟諂崇韜以自安因相與上章言劉氏當立於是莊宗遂立劉氏為后劉氏既立黷貨蠹政殘賊忠良天下遂大亂莊宗以弑崩李氏之子孫殲焉

嗚呼革不足言矣崇韜佐命大臣忠勞為一時冠其請立劉氏非有他心也不過謂天子所寵昵而自結焉將賴其助以少安而已然唐之亡實由劉氏是亡唐者崇韜也後唐之先皆有勲勞于帝室晉王克用百戰以建王業莊宗因之遂有天下同光之初海内震動機可指麾而定矣而崇韜顧區區之私引劉氏以覆其社稷而滅其後嗣宗廟之靈其肯赦之乎崇韜卒以盡忠赤其族革亦無罪誅死豈非天哉昔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為

后大臣褚遂良等力爭以為不可者皆得禍獨李勣勸成之竊極富貴而死自謂得計矣及武氏得志高祖太宗之子孫誅戮幾盡而勣雖死亦卒以孫敬業故發墓剖棺夷其宗族遂良等雖得禍不至此也天理之不可逃如此雖然豈獨天理哉彼勣與崇韜皆武夫烈士勇于報德乃以此心揣婦人以為自安之竒策女人之性陰忮忍毒果於背德方其得志自肆若豺虎然豈復思得立之所自哉然則二人之禍雖微天理固有不可逃

者矣悲夫

書作論法　陳亮

大凡論不必作好語言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衆故大手之文不為詭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為險怪之辭而自然典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内不善學文者不求高於理與意而務求於文彩辭句之間則亦陋矣故杜牧之云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昔黄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

一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

書伊洛遺禮後 陳亮

伊洛遺禮其可見者惟婚與喪祭僅存其一二今以附諸補亡之後夫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補亡所集集其義也苟精其義則當時之所參定者尚可考而闕裂不全之制豈必以是為尊哉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存其可見者以惜其不可見者而已

書示瘍醫 元劉因

周禮瘍醫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五毒疑即醫師所聚毒藥凡五藥之有毒者非謂一方五藥而可以盡攻諸瘍也攻與療所以去其疾也養與節所以扶其本也蓋攻則必養之療則必節之攻視療加急養視節加寛理勢然也鄭氏釋五毒以黄堥置石膽丹砂雄黄礜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鷄羽取之以祝創惡肉破骨則盡出宋楊文公見楊嵎驗之果如鄭所云此蓋古方五毒藥之

一爾若即以是為五毒則不惟聖人之言不如是之狹而執兼與下文五氣五藥五味之言亦不類矣予又恐以楊之偶下而致人之不中也賈氏疏又以五藥為五毒則鄭既失經之意而賈又失鄭之意也東坡嘗論學儒不但費紙而正俚語之非唐庚論陶隱居注本草與易之說非知言者蓋儒術之大無對非可與醫並言者也然衆技校之則李明之嘗言蘇沈良方猶唐宋類詩蓋言不能詩者之集詩猶不知方者之集方也一詩之

不善誠不過費紙而已一方之不善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友人為醫者求余書其醫㿚也故云

書饕餮圖後 劉因

饕餮之生於唐虞猶水物之生於陸也雖欲饕餮烏得而饕餮然其所以為饕餮則陽中之陰所不能紀雖欲不饕餮烏得而不饕餮以烏得而不饕餮者與烏得而饕餮者遇是以天下莫不見其為饕為餮而得以饕餮之也及世運降矣人道晦矣淳者漓而和者戾矣關雎

麟趾之意息而河圖鳳鳥之歎興饕兮餮兮此其時也孰從而見其饕也孰從而見其餮也而又孰得而饕餮之也此饕餮之所以列於器也夫饕餮之所以列於器也其所以著夫惡則禹金以魑魅鑄楚史以檮杌名也其所以示夫戒則尊彝之取象盤盂之有文也吕氏春秋謂以象形飾者周制也或者曰以形象識之則殷器也非周制也是則不可得而知也世且不可得而知又烏得而知其用也金臺田景延得古饕餮拱泉而垂腹

鼐其面而坐則人焉其下若有承盤者然河東元裕之為之考定其為古器之無疑也景延遂以劉敞吕大臨例而圖之其友郝伯常欲為道其然而不果而屬予嗚呼人之於古器物也強其所不可知而欲知之則為博物之增惑也舍其所不可知而特慕其古焉則為玩物之喪志也為增惑為喪志皆非知好古者也舍其所不可知者而求其所可知者則古人之所以為戒者在我矣因其所可慕者思其大可慕者則古人之所以為古

人者自此而得矣求知是知也求慕是慕也則斯器也固有為致知之一明德之端者不惟在我之饔飧以此而見在物之饔飧我將自此而得以饔飧也

書李伯時九歌圖後 吳澂

九歌者何楚巫之歌也巫以歌舞事神手舞而口歌之九歌之目天神五人鬼二地示一俱非楚國所當祀而況間乎物魅一又非人類所與接也然則楚巫事之而有歌何耶古荆蠻之地中國政化之所不及先王禮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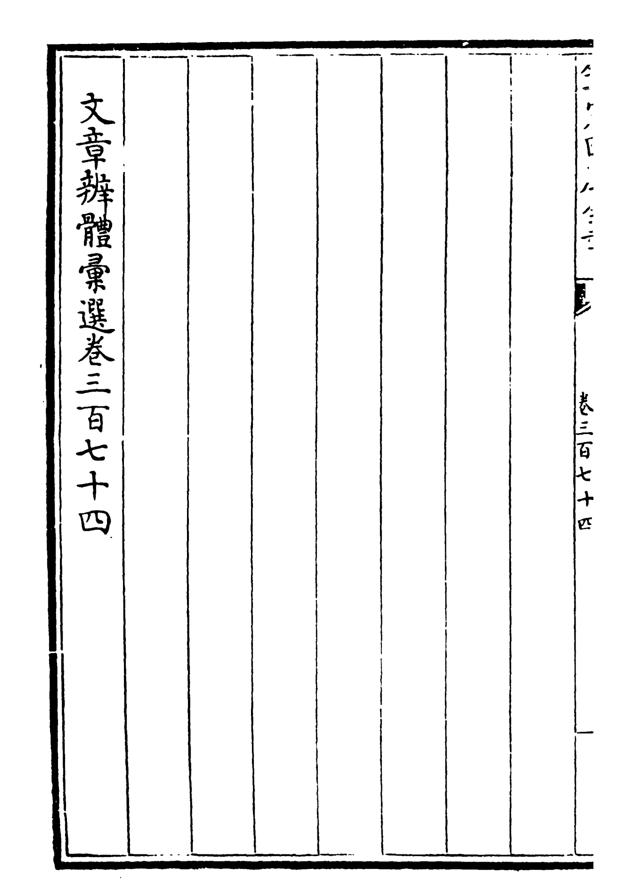
之所不行其俗好鬼而多淫祀所由來逺矣三閭大夫不獲乎上去國而南覩淫祀之非禮聆巫歌之不辭憤悶中托以抒情擬作九篇既有以易其荒淫媟慢之言又借以寄吾忠愛繾綣之意後世文人之擬琴操擬樂府肇於此琴操樂府古有其名亦有其辭而其辭鄙淺初盖出於刖工野人之口君子不道也韓退之作十琴操李太白諸人作樂府諸篇皆承襲舊名撰造新語猶屈原之九歌也太一天神也按天官書中宫有太一星

非此之謂禮記云禮本於太一莊子云主之以太一太一者天地之始也主宰之帝故曰上皇祠在楚東故曰東皇猶秦祠白帝於西時也司命亦天神也周禮所祀有司中司命註以為星非也司命者萬物之母也有大有少周禮一為司中一為司命中者民受中以生之中命者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之命也東君日神也禮云春朝朝日又云王宮祭日祀於東方故曰東君雲中君雲神也周禮祀風師雨師而不言祀雲雲師雨之屬也固

宜有祀或謂楚有雲夢二澤雲澤謂之雲中夢澤謂之夢中雲中君雲澤之神考之歌辭曰日月齊光曰龍駕帝服曰猋遠舉曰横四海乃天雲非雲澤也湘君湘夫人之稱黄陵廟碑楚辭辯證備矣太一尊神歌舞獨簡質而莊重擇日辰盛服飾潔器物備音樂以致其尊奉臣之修其忠善以事君猶是也司命雲日言神既來而過去以况君始親已而後疏之於皇英欲一見而不可得以况已欲見君納忠而卒不答也河伯與巫既别而

波迎魚滕近於古者三有禮焉之遺風而楚之於原不如是故集註有云原豈至是而始歎君恩之薄乎八篇並以神況君山鬼物魅耳不可以況君也故原特變上八篇之例不作巫語而作鬼語言鬼欲親人而人不親之以況已欲親君而君不親已也夫此歌假設之辭與戲劇何異而唯恐引喻失當有乖尊卑之禮敬之至也九歌之後有二篇國殤者為國死難之殤禮魂者以禮善終之魂年十九以下死曰殤不終其天年而死亦曰

殤春蘭秋菊終古無絕四時祖考之常祭也前之九歌
原託以伸已意後之二篇無所託意止為巫者禮神之
辭而已蓋與九篇不同時後人從其類而附焉此畫李
伯時所作伯時畫妙一世而或傳此畫若有神助然蓋
其尤得意者予在洪都郡守毛侯出示予既為作解題
而復隱九篇歌辭成詩一篇與詩之意雖微不同而明
原之心其趣一也嗚呼千載而下能有契於原之心者
尚有味於予之言哉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七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俞鳳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七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書四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明劉基

世之所謂浮屠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惴惴之心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為禍福

之說其亦巧於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為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歿矣哀痛之情未寘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哉間有疑焉則羣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撻而望救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于土偶木偶之前彼固自以為孝而不知其為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

虵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鸇搏擊蜚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舉子者必有大罪故免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忌于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歟將并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居一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

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謂呴呴嫗嫗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恒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于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以劉子之賢其不為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為劉子者不多也故又為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書斷獄記後　劉基

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用中書御史臺議遣官審覆論報僕時居山間聞人言之山嶽震疊如雷雨之將至陰雨鳴條飛電爍目豪民猾吏竄伏如鼠俱自期不能免而啣寃抱痛之民莫不伸眉引項若槁葉之待滋潤及其至則風止雨霽望者如敗軍之歸而畏者如鷹隼之脱絛而得扶揺也則怪而問于老成更事之人咸曰斷大獄必視成案苟無其隙不得而更焉因退自太息曰苟如是烏用是審覆者為哉于是大信刀筆之

真能生死人矣既又聞諸人曰非朝廷意也奉命者之不恪耳及觀國子博士黄先生所叙御史蘇公慮囚湖北所平反事曷嘗拘于成案哉然後知賢人所為固與衆人異矣夫以一湖北之地公一廵歴而所平反者八事所擿豪右之持吏而泥法者又數事豈他道之無冤民耶無蘇公而已矣僕嘗往觀于牧民之以簡訟名者之其庭草生于階視其几塵積于牘徐而訪于其鄉察其田里之間則強梁横行怨聲盈路問其故曰官不受

詞無所訐受之而已矣大吏至則曰官能不生事民譁非官罪也則皆扶出之訴者悉含垢去則轉以相告無復來者由是卒獲簡訟之名嗚呼與圖廣矣不皆得蘇公彼上報于朝廷者又將獲脩事之賞矣然後怨憤之氣拗而為鬬殺激而為盜賊鬱而為灾沴上應乎天誰之咎哉嗚呼使人人如蘇公刑期于無刑不難矣明天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為典刑舍是編其奚適哉

書鄒浩傳後 周忱

予嘗奉詔纂集歷代名臣奏議得宋右正言鄒浩諫立劉后疏反覆幾二千言讀之使人毛髮森悚又見當時有陽翟田晝監京城門見浩因言得罪告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間能死人哉及浩之南遷人莫敢顧而宗正寺主簿王回獨歛交游錢為治裝且慰安其困事覺下詔獄御史詰之即自服曰實曾與謀不敢欺也是三人者在當時相友

善皆以氣節自許距今已三百餘年聞其危言讜論凛然若有生氣其忠肝義膽且與日月爭光可也浩之裔孫今為常山主簿出史傳示予因書田王二人之言以附于後使觀者知浩為忠臣而畫回在當時為益友也

歐陽公書王彥章事 徐一夔

古人為文非徒然也蓋必有為而作宋至慶歷蓋已四十年不用兵矣一旦趙元昊叛兵聚西陲歷四五年而攻守之計不決歐陽公獨持用奇取勝之議朝廷不以

為然而邊將多失機會公以梁將王彥章之善於用奇也故於其事獨惓惓焉彥章姓王氏鄆州壽張人號王鐵鎗事梁至宣義軍節度使梁晉交爭河上之戰凡數百合彥章戰輙勝至于德勝之戰尤奇末帝時小人段凝用事忌彥章功名唐兵攻兖州故與羸卒遂至於敗見執於唐死之歐陽公著五代史既列彥章於死節傳而加感憤歎息其後在河北又得其家傳并畫像以家傳補舊史之畧以畫像損壞重加補緝且為著畫像記至

於德勝之戰傳既書之畫像記復申言之不厭於複所以然者蓋致其希慕不可及之意而警發當時用兵者之不尚奇也議者以謂古之良將多矣歐陽公何獨惓惓於彥章其意蓋不足於公也夫公不舉古之良將而獨舉彥章非謂古之良將不善用奇也蓋舉近則人易知所謂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是也若謂彥章事梁為亂賊之黨而以其死為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則尤大非且自古亂賊莫甚於漢之莽操梁雖倔起乘唐

衰而取之視莽操尤當末減且揚雄嘗事莽荀彧嘗事操矣彦章起自卒伍素不知書尚得而咎之哉彦章之事梁政如舅以嬖妾為妻為之婦者何敢不以為姑乎荀其說行非特不知歐陽公之意有在且不知五季之世死節之臣為不多見使彦章之忠義不白于天下後世無以為人臣勸因著于篇

書宋諸賢墨蹟後　李東陽

右宋李忠定公書一張忠獻公書一趙忠簡公劄子一

外小帖一呂太保安老李叅政泰發書各一姑蘇沈啓南氏所藏者吳太史原博擕至京師予得而觀之嗚呼天下未有不用君子而治不用小人而亂者宋之衰非無君子而患於不能用然其君子亦有過焉秦檜首惡天下所繇亂賢如忠獻實與薦之泰發雖與持議禍至死初不能無叅政之屈此其所憾者呂非純才仇視諸賢無足深論忠定再罷乃繇忠獻忠簡雖與忠獻合而屢惑讒間至悉變其所為則所謂君子亦不能同心戮

力自貽矛盾之患何怪乎國勢之不昌小人之禍未殄也晦菴謂明大義識事理惟忠定無之葢雖張趙不能不各有短長吕李而下其器可知也然使其志論獲行小大畢用皆當有益於世今觀其尺書寸札皆國家天下事也卒令厄塞困頓齎志以殁國亡世改而其辭獨存哀哉

書皮日休集後　王鏊

予觀襲美與魯望倡和跌宕恢偉真所謂兩雄力相當

者及讀其集所謂文藪者亦多感慨激昂六箴有檢身
勑巳之志反招逐癘有抑邪扶正之志鹿門隱書有閔
時病俗之志七愛三羞有傷今懷古之志文中子碑配
享昌黎請孟子為學科又幾于知道者及讀唐書則曰
黄巢入闗以為翰林學士朱子綱目亦書之駑曰襲美
乃至是耶讀其文未嘗不悲其志壯其詞惜其遭時之
不幸也守之不固也而以為恨曾不得與王維鄭䖍為
伍一日覽陸務觀渭南集曰襲美晚遯吴越死焉有子

光業為吴越相四世孫公弼在慶歴間名士也方吴越時中原隔絶乃有妄人造謗謂龔美㬌節巢賊宋景文喜取小説入正史公弼欲辨之于朝不及而卒尹師魯皮子良墓志亦云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及錢氏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則其事益信矣嗚呼龔美千載之寃至是始雪矣不獨雪龔美之寃亦以雪吾儒之耻也曰南部新書亦載巢令日休作讖語有裹頭三屈律之語遂為所害何耶此亦傳

聞之語也然亦可見其不屈於賊矣曰後之為史則何如曰所聞異詞所傳異聞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此春秋之法也

閑書杜律　楊慎

杜詩可以意觧而不可以辭解必不可已而解之可以一句一首解而不可以全帙解全帙解必有牽強不通反為作者之累世傳虞伯生註杜七言律本不出自伯生筆乃張伯成為之後人駕名於伯生耳其註首解恨

别云杜公初至成都未得所依故以别為恨不知唐室板蕩故園陷虜雖得所依豈不以别為恨公豈如江估淮商風水為鄉船作宅一得醉飽不思家者乎解摇落深知宋玉悲云惟深知其故故千年之後且為悲歎惟其亦吾之師故閔其蕭條解生長明妃一首云惟其去紫臺故春風面不可見惟其獨留青塚故環珮聲歸月下聞此乃村學究腐爛講套語豈可殘杜乎解曾閔朱旗北斗閒云亦嘗樹旌旗於北斗城中以享安閒之富

貴北斗間三字而上下添十二字乃成文何異世傳怒揮門不報打鋪路無籠之謔謠耶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本言亂離蕭條之狀而解云織女不能機杼故曰虛石鯨相傳有靈故曰動此何異眯目而道黑白者綵筆昔曾干氣象本説登山而云以文彩弄筆干動時貴以擬飛騰此又視老杜為鑽刺乞哀之徒矣幽棲地僻一首本是喜客至之意乃云亦姑以覘其誠意否是杜之陰險逆詐也豈所謂以小人之心而度君

子者乎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本是期以古賢乃註云此去朝廷定有陞擢既為京兆少尹必陞三輔大尹此何異星士壽書預寫賞帖耶可惡可厭其他尚多聊舉一二耳牽纏之長實累千里此既晦杜意又汚虞名曷鑱其板勿悞人也

書張思欽卷 王守仁

三原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里而來請銘於予予之不為文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已則

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則亦寧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以為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曷若圖之於子乎傳之於其人之口也則曷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為賢人也則其父為賢人之父矣子為聖人也則其父為聖人之父矣其與託之於人之言也孰愈夫叔梁紇之名至今為不朽矣則亦以仲尼之為子耶抑亦以他人為之銘耶思欽慼然而

起稽顙而後拜曰元相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其親者矣明日入而問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要則語之以良知之說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曰元相茍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尚未知有其心又何以圖不朽於其親乎請歸葬吾親而來卒業於夫子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書秦風蒹葭三章後　唐順之

嘉靖戊申秋七月二十五日夜雷雨大作萬艘震蕩平

明開霽則河水增高四五尺矣余與諸生泛小舠如陳渡臨流歌嘯渺然有千里江湖之思因詠秦風蒹葭三章則宛如目前風景而所謂伊人者猶庶幾見之見秦時風俗不雄心於戈矛戰鬬則逞技於獫歇射獵至其聲利所驅雖豪傑亦且側足於寺人媚子之間方以為榮而不知愧其義士亦且沉酣豢養與君為殉而不可贖蓋靡然矜俠趨勢之甚矣而乃有遺世獨立澹乎埃壒之外若斯人者豈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而此其獨

醒者歟抑亦以泰之不足與而優游肥遁若後來鑿坏羊裘之徒者在當時固已有人歟余獨惜其風可聞而姓名不著不得與鑿坏羊裘之徒並列隱逸傳然鑿坏羊裘之徒以其身而逃之蒹葭伊人者乃并其姓名而逃之此又其所以為至也噫嘻士固有不慕乎當世之榮而亦何心於後世之名也哉因慨然為之一笑遂書以示諸生

書黃山谷詩後 唐順之

黄豫章詩真有憑虚欲仙之意此人似一生未嘗食烟火食者唐人蓋絶未見有到此者也雖韋蘇州之髙潔亦須讓出一頭地耳試具眼叅之吾若得一片静地非特斷葷當須絶粒矣蓋自覺與世味少縁矣然非為作詩計也

書地理鶴岡况君卷 唐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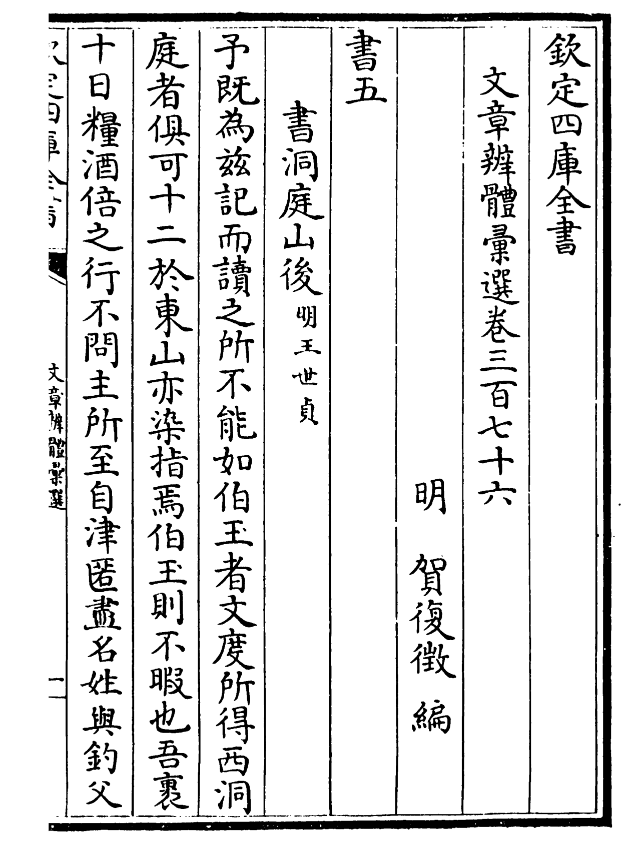
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吉乎未必然也而聞者驟然喜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凶乎未必

然也而聞者驟然悲則是巫卜星相堪輿常操吉人凶人悲人喜人之權以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之吉凶悲喜一繫于巫卜星相堪輿之口而聽焉若是何也人情常喜希覬乎其所不可必而常揣摩乎其所不可知而術家馮鬼神以自神故多言而或信巧發而奇中操希覬之心與揣摩之見而叩之馮鬼神之人而投之巧發奇中之說宜其入之深也諸家之中其尤熾者曰堪輿其指畫天地支離五行八卦奇中之說尤多而人尤尊之

堪輿家吾不知其所始吾意其初本以候土驗氣測量水脈以寧死者而賛慈孝如是而已蓋未始有鬼蔭之說也自兹說之行至使子孫露其先人不葬以待吉地與吉日致其人而不免于水火者有矣或取土中數十年之陳𦙄非有山崩水齧而好數徙之甚者豫章饒歙之間盜地以葬往往至於殺人而不止然則堪輿家之說吾懼其不為祥而為孽也夫儒者之論殃慶歸之積善與惡其說至精猶或半驗半不驗則天道之遠也而

謂既朽之骨叢禍叢福若呼谷而響答焉其亦未必然歟鶴岡況君精於術而能奇中者也曩余葬母實藉於君然余之藉君非其吉凶禍福之謂也君閒嘗請文於余嗚呼挾君之術以游於世其有不能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之悲喜有不惟君之為聽者歟然則余言何能輕重君耶君如有意乎余言也則君其務為候土驗氣以寧死者毋務為吉凶禍福以邀生者而孝子慈孫有溺於吉凶之說其亦以余言解之而已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七十五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七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書五

書洞庭山後　明王世貞

予既為兹記而讀之所不能如伯玉者文度所得西洞庭者俱可十二於東山亦染指焉伯玉則不暇也吾裹十日糧酒倍之行不問主所至自津匿盡名姓與釣父

羣長空皦然了無纖雲靡夕不月靡飲不夕清歌流醼遇興輙極凉暄天劑秋不蕭瑟從行諸君陸丈善詩子念儷之陸丈善畫張生嗣之李生善奕奕稱國手黄生少年雅亦善酒李善供具佐吾饞口將書一通以寄伯玉大司馬署中當忻然而笑夢我五湖之曲也

書衡山禹碑　王世貞

禹碑在祝融峰重刻者有二本而隸釋亦微不同大抵多以意會耳非必盡能識之也按昌黎歌科斗拳身薤

倒披鸞漂鳳泊拏虬螭是書形勢亦誠有之及讀盛弘之荆州記劉禹錫寄呂衡州書此碑流跡已久不當參以蝌蚪之足但銘辭雖古未諧聖經極類汲冢周書穆天子傳中語豈三代之季好事者托大禹而刻之石耶然宣王石鼓文亦多類是似更有不可曉者予直以為即秦以前文猶勝作西京後人語而用修所謂龍畫傍分螺書匾刻不啻倍蓰嶧山瑯琊也留此以冠諸刻

書摹輞川圖後　王世貞

右王摩詰輞川圖臨之者郭忠恕再臨者仇英實夫也其二十絶句書者文待詔徵仲也余嘗謂讀摩詰絶句更一覽輞川圖覺便如上下華子岡斤竹嶺駴於宫槐陌泛南北宅歌湖柳浪徙倚木蘭柴茱萸沜即文杏館而休焉酌金屑之泉與裴迪秀才對語不知我之為摩詰摩詰之為我與否也然則摹本何必實夫而書亦何必徵仲哉

書伍子胥傳後　王世貞

伍子胥勇烈狥志丈夫也謂之盡孔子之道則不可謂之悖孔子之道亦不可孔子之事魯也幾微不合輙去之又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不合而去有新君在矣不以事新君為二心也孟子之言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𡨚讐孟子過矣草芥其親𡨚讐之可也草芥其身𡨚讐之不可也平王淫太子之婦而欲廢太子推忮以僇其太子之傅而併及其兄即商受何啻焉受不僇文王不僇太公父也何以斬燼餘之頭而懸太白鞭屍

非過也情也亦理也吳王僚信子胥之言謀伐楚而光阻之不以怨光而進專諸刺僚而奪之位蓋審僚之不能得志於楚也光為之破楚以伸志故竭力而事之又為其子竭力而報越讐其必不赦越也欲以為奢者為光而夫差弗信也社將從矣力諫而死之知亡智也能死忠也若子胥者於君臣父子之間可無媿也太史公稱吳以子胥謀西破強楚北滅齊晉南服越人信哉獨所以強吳之蹟偹于吳越春秋而其辭不雅馴使子胥

之志明而才不盡顯以此少泯泯耳或謂子胥之托子於鮑氏何居曰彼蓋傷奢尚之綫絶而強延之以孝托也吾故曰子胥者不悖孔子之道者也

書呂不韋黄歇傳後 王世貞

自古至今以術取富貴秉權勢者無如呂不韋之穢且畢然亦無有如呂不韋之巧者也凡不韋之所籌筴皆鑿空至難期而其應若響彼固自天幸亦其術有以攝之至于御倡而知其孕必取三月進之子楚又大期而

始生政于理為難信毋亦不韋故為之說而泄之秦皇使知其為真父而長保富貴邪抑亦其客之感㤙者故為是以詈秦皇而六國之亡人侈張其事欲使天下之人謂秦先六國而亡也不然不韋不敢言太后亦不敢言而大期之子人烏從而知其非嬴出也黄歇之為奸大類不韋而行之於為相之後尤不義第其始之脫太子雖若鈎奇然甚勇而忠史固稱其博學洽聞覩所上秦皇書不下韓非子以一富貴之戀而積慮爭事若𠑽

蜮然亡身滅家而不覺豈不可悲也哉春申君不當稱

四公子賤謀貴疎間親與文信侯並而稱可也

書司馬相如傳後 王世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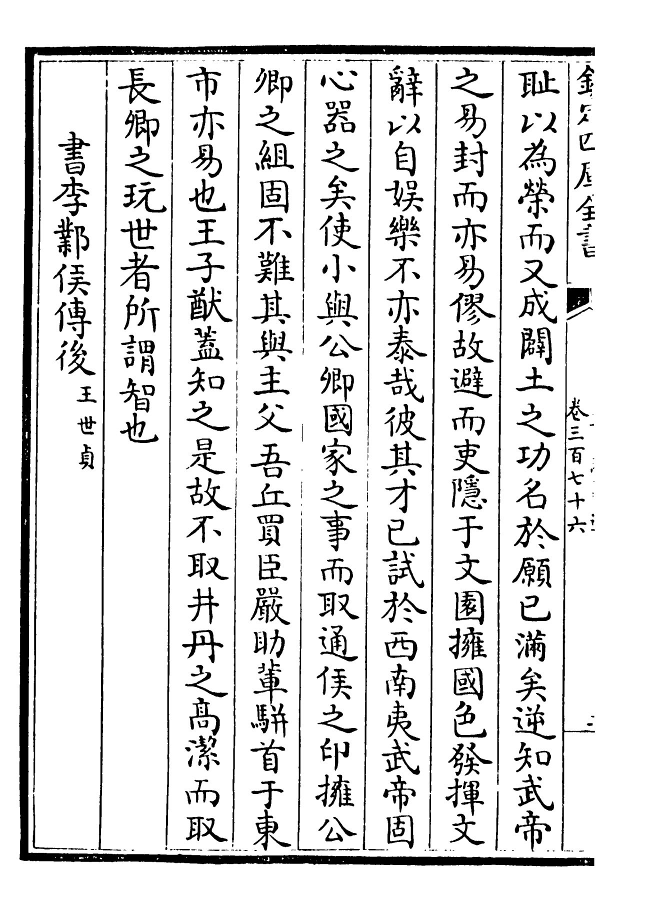
司馬長卿不羞其淫奔之卓女而自紀其事使史家傳

之以穢後人其文辭之美麗固不能相救而子長復謂

其與卓氏婚饒于財故其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

事嘗稱病閒居不慕官爵似未盡得其意者長卿固智

人也方其一出使而太守郊迎縣令負弩婦翁貴之易



恥以為榮而又成闢土之功名於願已滿矣遂知武帝之易封而亦易僇故避而吏隱于文園擁國色發揮文辭以自娛樂不亦泰哉彼其才已試於西南夷武帝固心器之矣使小與公卿國家之事而取通侯之印擁公卿之組固不難其與主父吾丘買臣嚴助輩駢首于東市亦易也王子猷蓋知之是故不取井丹之高潔而取長卿之玩世者所謂智也

書李鄴侯傳後　王世貞

自三代而後人臣出處之蹟未有如李鄴侯泌之竒者也或伸而屈或屈而伸或先幾或忍詬其保身亦未有如鄴侯之巧者也七歲而以童子薦入禁中與宰相張九齡諸公善竒矣尋謝去游嵩華終南間求神仙不死之術又竒也久之復以獻議入翰林從太子諸王游太子善之又竒也為詩以譏楊國忠安禄山斥置蘄春又竒也太子即位靈武為肅宗使人召致泌泌忽間關來謁又竒也立談而叅帷幄體輔若一拜右相辭俄又賜

金紫為侍謀軍國元帥行軍長史亦將相任耳又奇也
復兩京迎上皇除道清宫泌皆任之甫功成而辭榮乞
歸以避李輔國又奇也當是時廣平王以太子領元帥
泌寮也師友也即位為代宗名泌舍之蓬萊閣彊以
婚娶食肉又奇也然其重己不及肅宗矣元載忌之出
為江西觀察判官判官一下佐也泌不辭而往又奇也
載誅而復名常衮忌之出團練澧朗刺杭州又不辭而
以吏治顯又奇也嗣帝為德宗避泚奉天復名而用之

則直臣之而已又出而觀察陝虢鑿饟漕之道剪淮西之逆又奇也自是始登相位天子恭已委之不復設他相以至終其身又奇也至德之初郭汾陽李臨淮貞元之際李西平馬北平其建勛克復若異代然而皆保全于泌之手又奇也夫以輔國忌之載忌之而不能傷衮忌之而不能終抑則泌之巧所得于老氏者深矣其所進深謀秘計以聽者之中庸不能盡售然至于處父子兄弟之間功亦不淺矣

書李空同集後　王世貞

空同先生兩蹠于弘治間擔荷世道不淺雖再下詔獄見以為煅煉而實益其剛果之氣若廣信之訟血氣與義氣各強半耳材高而病脫踈則易入名高而尚激厲則易染同舟遇風吳越相救而不知其伏機之至此也一遇康德涵再遇林待用而後得免虎口噫嘻亦危矣當嘉靖之丁亥己丑間楊應寧當國名為最知先生而竟不一推轂事殊不可曉吾嘗謂憐才者若春風拂面

便消忌才者若氷雪寒必透骨俯仰千古至今尚新可歎哉

書與于鱗論詩事　王世貞

已未正月余以臺謁之濟上于鱗烹一豚候我田間出盤胥佐酹苦劇談久之盡一瓻若五十六盞漏且行盡于鱗晚為余曰吾起山東農家獨好為文章自恨不得一當古作者既幸與足下相下上當中原並驅時一掃萬古是寧獨人間世哉奈何不更評摧所至而今百歳

後傳耳者執柔翰而雌黄其語也予唯唯于鱗乃言曰王君足下行棄我濟上去矣焉用自苦齷齪為也其不以吾二人更標幟者幾希請為世人實之吾于騷賦未及為耳為當不讓足下足下故盧柟儔也吾擬古樂府少不合者足下時一離之離者離而合也實不能勝足下吾五言古不能多足下多乃不勝我歌行其有間乎吾以句若以篇耳諸近體靡不敵者謂絶句不如我妄七言律遂過足下一等足下無神境吾無凡境耳余時

心伏者久之已前謝于鱗曰吾于足下即小進固隅行也豈敢以秦齊之賦而匹盟主吾之為歌行也句權而字衡之不如子遠矣雖然子有待也我無待也茲其所以埒與子兮雪之月也吾風之行水也更子而千篇乎無極我之變加我十年吾不能長有子境矣于鱗曰善請言文曰子匠心而材古者也其工極矣予之錯于材也世無通于古者以故無稱子亦無稱我然而世之疑子也甚于我即百千萬年而其疑子也又甚于我雖然

謂子喻勝我者獨子乎我心耳于鱗大悅曰有是哉吾二人之窮也而足相樂矣更起迭為壽質明而罷後旬日書來言快矣兹夕之千古也豈值奕鴆之樂哉又一日于鱗因酒踞謂余曰夫天地偶而物無孤美者人亦然孔氏之世乃不有左丘乎余瞪目直視之不答李遽曰吾失言吾失言嚮者言老聃耳其狂誕如此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徐渭

世好趙書者取其媚也責以古服勁裝可乎蓋帝冑王

孫裘馬輕纎足稱其人矣他書率然而道德經爲尤媚然可以爲槁澁頑麤如世所稱枯柴蒸餅者之藥

書李子徵所藏摹本蘭亭 徐渭

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爲事凡臨摹直寄興耳銖而較寸而合豈眞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已筆意者始稱高手予閲玆本雖不能必知其爲何人然窺其露已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併其鬚眉軀幹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書草玄堂稿後　徐渭

始女子之來嫁于婿家也朱之粉之倩之顰之步不敢越裾語不敢見齒不如是則以為非女子之態也迨數十年長子孫而近嫗姥於是黜朱粉罷倩顰橫步之所加莫非問耕織於奴婢横口之所語莫非呼雞豕於圈槽甚至齵齒而笑蓬首而搔葢回視向之所謂態者真赧然以為粧綴取憐嬌真飾偽之物而娣姒者猶望其宛宛嬰嬰也不亦可嘆也哉渭之學為詩也矜於昔而

頹且孜於今也頗有類於是其爲娣姒哂也多矣今校鄘君之詩而恍然契肅然歛容焉蓋真得先我而老之娣姒矣

書石梁鴈宕圖後　徐渭

台宕之間自有知以來便馳神於彼苦不得往得見於圖諜中如說梅子一邊生津一邊生渴不如直啜一甌苦茗乃始沁然今日觀此卷畫圖斧削刀裁描青抹綠幾若真物比於往日圖諜彷彿依稀者大相懸絶雖比

苦茗尚覺不同有一掬水到口畧降心火老夫看取世間遠近真假有許多種別不知他日支杖大小龍湫更作何觀

書夏珪山水卷 徐渭

觀夏珪此畫蒼潔曠逈令人舍形而悅影但兩接處墨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斷亦在意會而已

書濾水羅漢畫贊 徐渭

諸江河水若彼微蟲為有性命為無性命為俱有性命為俱無性命若俱有者蟲既應生水何獨受烹煎燒煮諸苦毒楚若俱無者水既應烹亦應煮蟲云何濾蟲煮水作是分別若謂蟲則含靈水無知覺諦觀二物蟲體泳游水含流性得躍為蟲付流即水覺與不覺有何差別辟如有人發心愛惜象馬牛羊不忍宰割而於蟹魚蝦蚌妄加鮮剥或亦於諸蝦魚蝌蚌心生愛惜於彼草木斬刈無遺彼諸有物大小動植體則不同所含生性

等無有二云何殺彼舍此起分別心濾蟲煮水亦復如是弟子迷惑不能通曉是義惟大羅漢正坐諦觀作何解說宣豁迷悶弟子徐渭合掌禮拜而作是語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徐渭

余觀梅花道人畫竹如羣鳳為鶻所掠翎羽騰閃捎捩變滅之詭雖鳳亦不得而知而評者或謂其賸豈理也哉

書蘇長公維摩贊墨蹟 徐渭

予夙慕大蘇公書然閱覽止從金石本耳鮮得其蹟馬子某博古而獲此予始幸一見之必欲定其真贋者則取公之贊維摩中語而答之曰若云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

書米南宮墨蹟 徐渭

閱南宮書多矣瀟散爽逸無過此帖辟之朔漠萬馬驊騮獨先

書朱太僕十七帖 徐渭

昨過人家園榭中見珍花異菓繡地參天而野藤刺蔓交戞其間顧問主人曰何得濫放此輩主人曰然然去此亦不成園也予拙於書朱使君令予首尾此帖意或近是説耶

書譙南遊卷後　歸有光

某始計偕由滁州入彭城前年再登滁州山春初猶寒馬行山嶺上多積雪北風蕭蕭令人愴然有懷古之思宋太祖常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關太祖高

皇帝從郭元帥駐兵滁陽明年始渡江克釆石取太平王業實肇於此自少知誦歐陽公之記云百年之內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可謂千載同此慨矣因問所謂豐樂醉翁亭者俯視環滁之山彷彿尚見太守醉而遊人歸也乙卯之歲通參張先生以譙南遊卷見示謾書其後

書座右　虞淳熙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

香忽聞空中神人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何所欲士答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遥山間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汝何從得之若求富貴則足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歸而終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蓋天之靳惜清樂百倍于功名爵禄也右梁谿漫志所紀此樂予近已得之無用爇許都梁禱祠而求矣乃故求神仙不置一何貪耶神者地祇之申仙者山人耳上界大多官府謫洞

宫佐吏正爾莊語肅儀倍人間問莊生作太極闈編郎得逍遥曳尾否今日龍山鳳泉有食禾衣苧逍遥神仙猶故不自足帝且罰守天圊勅之没淄塵慾火中大可怖畏書一通座右自警貪志

書硯銘　董其昌

東坡書唐林夫惠硯云行至泗州見蔡景繁附唐林夫書信與余端硯一枚張遇墨半螺硯極佳但小而凸磨墨不甚便作硯者意待數百年後硯平乃便墨耳一硯

猶須作數百年計而作事乃不為明日計可不謂大惑耶

識伯修遺墨後　袁宏道

伯修酷愛蘇白二公而嗜長公尤甚每下直輙焚香静坐命小妓伸紙書二公閑適詩或小文或詩餘一二幅倦則手一編而卧皆山林會心語近懶近放者也余每過抱甕亭即笑之曰兄與長公真是一種氣味伯修曰何故余曰長公能言吾兄能嗜然長公垂老玉局吾兄

直東華事業方始其不能行一也伯修大笑且曰吾年止是東坡守高密時已約寅年入山彼時纔得四十三歲去坡翁玉局尚二十餘年未可謂不能行也昔樂天七十致仕尚自以為達故其詩云達哉達哉白樂天此猶白頭老寡婦以貞驕人吾不學也因相與大笑未幾而伯修下世嗟乎坡公坎軻嶺外猶得老歸陽羨樂天七十罷分司優游履道尚十餘年使吾兄幸而躋下壽長林之下兄倡弟和豈二公所得比哉弟自壬辰得第

宦轍已十三年然計居官之日僅得五年山林花鳥大約倍之視兄去世之年僅餘四載夫兄以二老為例故以四十歸田為早若弟以兄為例雖即今不出猶恨其遲也世間第一等便宜事真無過閒適者白蘇言之兄嗜之弟行之皆奇人也甲辰閏九月九日弟宏道書于梔子樓

書印空上人卷　黄汝亨

子瞻治郡時每言遇緇門人宜愛護之加于齊民近世

戒僧少而生産肥身家之僧多官府亦遂從而賦役之使子瞻之言不驗玄風墮矣余嘗言髙僧難作貧僧易作而近世能貧者亦不易過吳興乃見其人曰印空者其人通明事薫修遠近文雅有道韻之士喜與之遊而貧甚士大夫賢者如沈中丞觀顧朱侍御君采輩相與捐貲買曹氏穀畝以饘粥之僅可送日而止乃知緇門有人不患世無子瞻也因問印空無糧乃足古德所謂臨行將得去者何在印空笑不答

書月公冊

袁中道

昔晤龍湖老人于通州予問當如何作工夫龍湖曰參話頭予曰某子甲半生參話頭而了無消息者何也龍湖曰不解起疑也夫疑為學道之寶疑大則悟亦大予近來尚有餘疑可惜不遇大作家痛與剌劄一畨耳予心佩其言見世之學者終日恬然其稍敏捷者隨口領畧自謂已得始知老人所謂不解起疑者真有見也古人云薄福之人不生于疑又云不疑言句是謂大病今

看古人因緣其穿鑿者無論矣稍有所見淺者作逗塞情識會深者作探竿影草會作仙人手中扇會遠之遠矣疑者參之寶也理者參之讐也所悟在理必不得力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耳龍湖心地甚淨戒行甚穏講經論極精細而其中尤有不能自安者蓋亦有大疑也若盡擲去算沙諸事而不受肓師輕為點破則將來天人一隻眼矣何幸親見之

書雪箏冊後 袁中道

陳姬字雪箏少墮紅緣色藝皆絶都中時態新粧多出其手合度中節士女皆效之所撫育多為名姝清令淹雅別有一種風氣姬善語言隨機酬應極有韻然外柔而内莊不可狎也後字夫夫亡遂誓守志不改予聞而嘆曰甚矣姬之賢也緣窓青閨之彦守一不貳者外廹于世之毀譽而不敢易其操今居濃膩之中人直以桃李蹊中人目之耳其守志而人不予譽也其失志而人不予毀也毀譽之所不及而獨能伸其志于靡他其誰

知之而誰信之予故以為真人然則姬者豈獨為粉黛中男子哉其可與言道矣樊通德有言慧則通通則流此正下沉之情識耳彼擁髻而嘆盛衰之不常凄然念疲精鶩神者之變為荒田野草此何消息耶通德于此宜有豁焉而惜其不及此也夫世之貞女子挾毀譽而不敢退墮者不過強有力以扞之故枝葉雖除而根株自在若姬于此中厭離已極一點情染已化為點雪消氷矣大慧所云從內打出者依稀若有會焉予故曰姬

可與言道昔摩登伽貪愛阿難如來指示以不淨而使之猒離故與耶輸佗羅同證妙果吾觀姬之守志不從名根生而從一念之猒離生直慧人也道種也故喜而為之述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七十七至八十

詳校官中書臣李　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録監生臣俞　鳳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七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讀一

讀荀子 唐韓愈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没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

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説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説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黄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于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閒乎孔子删詩書削春秋合于道者著之離于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孟氏醇乎醇者也

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讀儀禮　韓愈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于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于是掇其大要奇辭與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

讀墨子　韓愈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汎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

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讀韓愈所著毛頴傳後題 柳宗元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頴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妃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

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太羮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樝梨橘柚苦醎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葅屈到之芰曾晳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

弛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於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六藝是非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其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亦勞甚矣乎

讀開元雜報 孫樵

樵爨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寮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寮廷爭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為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居長安中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禮安有籍田事乎况九推非天子禮耶又嘗入太學見叢甓負

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
已久矣國家安能行大射禮耶自關已東水不敗田則
旱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爲豪家役者吾嘗
背華走洛遇西戍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
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耶北虜驚嚙邉甿勢不
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尚未報功況西關復驚於西戎安
有扈從事耶武皇帝以御史竊議宰相事望嶺南走者
四人至今卿士齚舌相戒況宰相陳奏於仗乎安有廷

奏諍事耶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政事蓋當時條布于外者𦗟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云然尚以為前朝所行不當盡為壁典及來長安日見條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於某明日畋於某誠不類數十幅書𦗟恨生不為太平男子及覩開元中事如奮臂出其閒因取其書帛而漫志其末凡補缺文者十三正訛文者十一是歲大中五年也

讀司馬法

皮日休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仁天下之民從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漢魏尚權驅赤子於利刃之下爭寸土於百戰之内士為諸侯諸侯為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戰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由是編之為術術愈精而殺人愈多法益工而害物益甚嗚呼其亦不仁矣蚩蚩之類不敢惜死者上懼乎刑次貪乎賞民之於君猶子也何異父欲殺

其子先諂以威後啗以利哉孟子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後之士有是者雖不得士吾以為猶士焉

讀封禪書　宋劉敞

劉子曰新垣平候日再中文帝以建元言汾陽有寶鼎氣乃效於後平之於術亦可見矣其卒以詐死為世大僇何哉彼以其術為遠而飾之以巧以其利為迂而益之以諂者也敗不亦宜乎是故博學而精擇之正言而謹守之不為頃久變志不以利鈍遷慮辟此患也莊周

有言毋以人徇天毋以故滅命豈新垣平之謂邪悲矣

讀李翺文　歐陽修

予始讀翺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翺特窮時憤世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翺為秦漢間好俠行義之一豪儁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

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况延翺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為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

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翺憂者又皆疏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

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彊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讀孔子世家　王安石

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為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為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

化之盛緜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牴牾者也

讀賈誼傳

曾鞏

余讀三代二漢之書至於奇辭奥旨光輝淵澄洞達心腑如登高山以望長江之活流而怳然駭其氣之壯也

故詭辭誘之而不能動淫辭迫之而不能顧攷是與非若別白黑而不能惑浩浩洋洋波徹際涯雖千萬年之遠而若會於吾心蓋自喜其資之者深而得之者多也既而遇事輒發足以自壯其氣覺其詞源源來而不雜剔吾麤以迎其真植吾本以質其華其高足以凌青雲抗太虛而不入詭誕其下足以盡山川草木之理形狀變化之情而不入於卑汚及其事多而憂深慮遠之激扞有觸於吾心而干於吾氣故其言多而出於無聊讀

之有憂愁不忍之態然其氣要為無傷也於是又自喜其無入而不宜矣使予位之朝廷視天子所以措置指畫號令天下之意作之訓辭鏤之金石以傳太平無窮之業蓋未必不有可觀者遇其所感寓其所志則自以為皆無傷也余悲賈生之不遇觀其為文經畫天下之便宜足以見其康天下之心觀其過湘為賦以吊屈原足以見其憫時憂國而有觸於其氣後之人責其一不遇而為是憂怨之言乃不知古詩之作皆古窮人之辭

要之不悖於道義者皆可取也賈生少年多才見文帝極陳天下之事毅然無所阿避而絳灌之武夫相遭於朝譬之投規於矩雖彊之不合故斥去不得與鬭朝廷之事以奮其中之所欲言彼其不發於一時猶可託文以攄其藴則夫賈生之志其亦可罷邪故予之窮餓足以知人之窮者亦必若此又嘗學文章而知窮人之辭自古皆然是以於賈生少進焉嗚呼使賈生卒其所施為其功業宜有可述者又豈空言以道之哉予之所以

自悲者亦若此然世之知者其誰歟雖不吾知誰悲邪

讀兩陳遺墨 朱熹

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而言之者或不免於有所避就故多失之若諸公熙寧日録之辯是也嘗記頃年獲侍坐於故端殿上饒汪公縱言及於日録熹因妄謂日録固為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瀆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即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

得遂其大有為之志而反為一世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横捭闔煒燁譎誑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為蔡卞撰造之言固無是理況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已相為表裏亦不待晚年懟筆有所增加而後為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垂絶之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

使人無溢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終吕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為隱諱雖以元祐衆賢之力爭辨之若而不能有以正也何幸其徒自為失計出此真蹟以暴其惡於天下便當攄其肆情反理之實正其迷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為誅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不唯可以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來之惑奈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反為迂曲回互之言指為撰造增加誣偽謗詆之書而欲加刋削以滅其迹乎汪公

歎息深以愚言為然今觀閑樂陳公遺帖了齋陳公表
藁追憶前語自愧學之不進所知不能有以甚異於往
時又歎汪公之不可復見也為之掩卷太息而書其後
抑又嘗怪了翁晚歲之論多出此帖之餘然其自訟改
過之書曾無一言以及此而獨謂龜山楊氏實發其機
是則論者亦頗疑之而以今考之此書之作實在建中
崇寧之間且其言猶以日録為蔡卞之所託而其後了
翁合浦尊堯之書亦未直攻安石也至於大觀初年而

後四明之論始作則其推言所自獨歸功於楊氏而不及閑樂有不可誣者矣顧其後書雖謂天使安石自寫誣悖之心然猶有懟筆增加歸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所謂有所回互避就而失之者也又觀閑樂此書之指所以罪狀安石者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廢春秋而謂人主有北面之禮也學本出於刑名度數而不足以性命道德也釋經奥義多出先儒而旁引釋氏也是數條者安石

信無所逃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遺禍之本則開樂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為說者亦自不能使人無可恨也今亦無論其他而姑以安石之素行與日録之首章言之則安石行已立朝之大節在當世為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為言復以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為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而豈一時諸賢之所及哉然其為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

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聞億度之近似耳顧乃挾以為高足已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為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狠愎徇私而敗之於後此其所以為受病之原而閑樂未之言也若其所以遺禍之本則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駭其奇而意斯人之不可無矣及其任之以事而日聽其言則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也於是為

之力拒羣言而一聽其所為唯恐其一旦去我而無與成吾事也及其訏謨既久漸涵透徹則遂心融神會而與之為一以至於能掣其柄而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去留不足為吾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政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幾獨運於元豐閑樂所謂屏棄金陵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然了翁知其獨運而不知其所運者乃安石之機閑樂見安石之身若不用而不知其心之未嘗不用也是以

凡安石之所為卒之得以附於陵廟之尊託於謨訓之重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議以至於魚爛河決而後已焉此則安石所以遺禍之本而開樂亦未之言也若開樂之論祖宗法度但當謹守而不可變尤為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以為法蓋亦因事制宜以趨一時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聖智以遺子孫而欲其萬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則變而通之是乃後人之責故慶歷

之初杜范韓富諸公變之不遂而論者至今以為恨况其復此又數十年其弊固當益甚於前而當時議者亦多以為當變如呂正獻公父子家傳及河南程氏眉山蘇氏之書蓋皆可考雖閑樂此論若有不同而不免亦有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之説則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為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以為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不以為便而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羣

起而力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為說又多出於安石規模之下繇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為天下之人真莫已若而陰幸其言之不足為已病因遂肆其狠愎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其能勝已私以求利病之實而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卒至於横流而不可救閑樂雖能深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為非者乃繇於此此其為說所以不能使人無所恨者一也至謂安石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

考之事而力行之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冊雖時有先後而道無古今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毫釐差者茍能於此察焉而無所悖則其遺法雖若渺茫不可稽考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彼安石之所謂周禮乃姑取其附於已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衆口耳豈真有意於古者哉若真有意於古則格君之本親賢之務養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謂當先

而宜急者曷為不少留意而獨於財利兵刑為汲汲耳大本不正名是實非先後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徒益亂耳豈專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閑樂不察乎此而斷然自晝直以三代之法為不可行又獨指其渺不可稽考者而譏之此又使人不能無恨者二也若安石之廢春秋語北面則亦其志識過髙而不能窮理勝私之弊是以厭三傳凡例條目之煩惡諸儒臆度附致之巧有太過者而不思其大倫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

誣者也因前聖尊師重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太過者而所以考其禮之文者有未詳也是其闕於審重而輕為論説直廢大典固為可罷然謂其因此而亂君臣之名分又并與孟子迭為賓主之説而非之則亦峻文深詆而矯枉過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無恨者三也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粗本末雖若有間然其相為表裏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為

有所不足是不知其於此既有不足則於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為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為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今欲譏之而不免反墮其說之中則已誤矣又况其於粗迹之謬可指而言者蓋亦不可勝數政恐未可輕以有得許之也今姑舉其一二而言之若其實有得於刑名度數也則其所以修於身者豈至於與僧卧地而顧客褫衣如錢景諶之所叙乎所以著於篇者豈至於分文析字以為學而又不能辨

乎六書之法如字說之書乎了翁以為安石之進字說
蓋欲布之海内神考雖好其書玩味不忘而不以布於
海内者以教化之本不在是也此亦非是夫周禮六藝
之教所謂書者不過使人以六書之法分别天下之書
文而知此字之聲形為如何欲其遠近齊同而不亂耳
非有真空無相無作之說也安石既廢其五法而專以
會意為言有所不通則遂旁取後來書傳一時偶然之
語以為證至其甚也則又遠引老佛之言前世中國所

未嘗有者而說合之其穿鑿舛繆顯然之迹如此豈但
不知性命道德之本而亦豈可謂其有得於刑名度數
之末哉不唯以此自誤又以其說上惑人主使其玩味
於此而不忘其罪爲大了翁之言蓋亦跡矣所以施於
家者至於使其妻窮奢極侈斥逐娣姒而詬叱官吏如
林希魏泰之所書豈止於使其子囚首跣足箕踞於前
而干預國政如邵伯温之所記乎所以施於政者至於
乖事理咈民情而於當世禮樂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

其道理者乃不能一有所正至其小者如鸜鵒公事按問條法亦皆繆戾煩碎而不即於人心乎以此等而推之則如閑樂之所云亦恐其未免於過矛而其所以不能使人無可恨者四也若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於聖賢之言既不能虛心靜慮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諸儒之同異又不能反覆詳密以辨其為說之是非但以己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通而肆為支蔓浮虛之說至於天命人心日用事

物之所以然既以不能反求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於佛老及論先王之政則又騁私意飾姦言以為違衆自用剝民興利斥逐忠賢杜塞公論之地唯其意有所忽而不以為事者則或苟因舊說而不暇擇其是非也閑樂於此乃不責其違本旨棄舊說惑異教文姦言之罪而徒譏其與義多出鄭孔意若反病其不能盡黜先儒之說以自為一家之言者則又不能使人無恨者五也夫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至於如此

而起自熈豐訖於宣靖六十年間誦説推明按為國是鄙儒俗生随風而靡者既無足道有識之士則孰有不寒心者頋以姦賊蔽蒙禁網嚴密是以飲氣吞聲莫敢指議獨兩陳公乃能出死力以排之其於平居書疏還往講論切磨唯恐其言之不盡斯亦可謂賢矣然其所以為説者不過如此豈其所以為學者亦自未得聖賢之門户所以觀理制事者猶未免於有蔽而然耶故嘗歷考一時諸賢之論以求至當則唯龜山楊氏指其離

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爲近之其論紹述而以爲當師其意不當泥其迹者亦能曲盡其理之當而無回互之失雖元城劉公所謂哲宗神考有所不逮不但兩陳公而已也然及其請罷廟學配食之章則又不能如其平日之言以正其罪頗乃屑屑焉偏指皃黟一義以爲實畬汰之源此爲獲殺人於貨之盜而議其竊鉤之罪對放飯流歠之容而議其齒決之非視兩陳公之言乃反有不能及者

是以至今又幾百年而其是非之原終未明白往者雖不足論而來者之監亦學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竊并其說以俟同志講而擇焉

讀藥書漫記 劉因

人秉是氣以為五臓百骸之身者形實相孚而氣亦流通其聲色氣味之接乎人之口鼻耳目者雖若汎然然其在我而同其類者固已胳焉而相合異其類者固已怫然而相戾雖其人之身亦不得而自知也如飲藥者

以枯木腐骨蕩爲虀粉相錯合以飲之而亦各隨其氣類而之焉盖其原一也故先儒謂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故骨以酸養之金味辛金之纒合異物似筋故筋以辛養之鹹水也似脉苦火也似氣甘土也似肉其形固已與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之流通也推而言之其吉凶之與善惡亦類也

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盖亦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樂以治毒湖南多氣

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鼈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俱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